

0℃ 酷小说

她，细直优美的长腿，超短牛仔迷你裙，樱红颈领雪纺浅绿色背心，柔情似水的眼睛好像蒙了一层白雾，深情款款而又含情脉脉，高挺的鼻梁，梳着短短的马尾辫，绝对男人心目中的标准恋人，绝对女人中的佼佼者，显然是超白金一代对男人具有致命吸引力的美女。



# 从西单到西直门 3分钟

雨木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# 从西单到西直门 5分钟

雨木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**

从西单到西直门 25 分钟 / 雨木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05.1

(0℃ 酷小说)

ISBN 7-5008-3451-9

I. 从... II. 雨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8285 号

---

**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**

**地 址:**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

**邮 编:** 100011

**电 话:** (010) 82075934 (编辑室) 62005038 (传真)

**发行热线:** (010) 62005049 62005042

**网 址:**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**经 销:** 新华书店

**印 刷:**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**版 次:**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**开 本:**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**字 数:** 220 千字

**印 张:** 9.5

**印 数:** 1—10069

**定 价:** 18.80 元

---

**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**

**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**

## 内容提要

在西单地铁站里，刚刚来到北京的刘雨遭遇了美女事件：因为突然刹车，他被旁边的美女误会非礼，在有理说不清的情况下，只好走为上策。

找到工作的刘雨，又开始了租房子的艰辛之旅。终于，在一个小广告的指引下，刘雨来到了西直门一家出租房的门前。敲开门，房东竟然就是地铁里的那个火辣美眉——饶婷！北京如此之大，却又如此之小！

上天的巧意安排，使这一对格格不入的年轻人从此开始了朝夕相处的生活。

从西单到西直门，仅仅 25 分钟，可对于他和她来说，要在北京这茫如烟海的人群中再一次相遇，将需要怎样的缘分！

从西单到西直门，仅仅 25 分钟，可对于他和她来说，这 25 分钟带来的机缘又将需要怎样的努力来铺展随之而来的日子！

从西单到西直门，仅仅 25 分钟，可对于他和她来说，要学会珍惜彼此相处积攒下来的感情又需要多少个 25 分钟！

嗨！春天又到了，这个本该很“醒”的季节却令我备感头痛。2004年1月21日，又是倒霉中继续倒霉的一天。早上，我穿着深蓝牛仔装去面试，好不容易挤上公交车，又费了好大的劲挤下公交车，换了几趟公交车，跑得满头大汗，总算找到了报纸上的建筑装饰公司。

我在经理室外，等了好久好久，坐到屁股都发麻了，还是没有轮到我，可见，在这个世界上跟我过不去的人真是很多。你看，在那儿排着队等老板聘用的人个个紧张兮兮，女的是不停地擦脂抹粉，想以貌取胜，男的则西装革履整装待发，想以气势夺人，而我这身休闲的牛仔装倒显得不伦不类，格外让人仇恨。哎，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下一位！”房子里面有一位女士在叫，我看了一下前面没有人，再看了一下后面也没有人，毫无疑问，这肯定是在叫我。于是，我匆匆忙忙地走了进去，说了几句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话，回答了几个让人不可思议的问题。最后，那个头上没有几根头发却满脸笑容的老板说了一句“太过潇洒”，便把我打发走人。听起来好像是在表扬我长得很帅，其实，这只不过是让我提前走人的征兆。因此，当我听到他旁边的秘书说“你回去后，等我们公司下一次面试的电话”时，就已经明白，这份工作十之

八九又泡汤了。唉,我又没有找到工作。

走到长安街王府井,看见美丽的女人依然不多,可会打扮的女人却越来越多了。越开越多的女士高档百货店,无疑提高了她们的审美眼力,同时也增强了男士的工作压力。难怪工作的门槛抬高,抬高,再抬高;难怪有那么多的有为青年失业,失业,再失业。《EASY》《WHAT》之类的杂志随时可以“指导”她们该怎样漂亮,“学习”时尚杂志的封面女郎,更是她们在男士身上揩油的捷径。于是,在这个茫然的城市,我蓦然发现眼前,有那么多扮“酷”一族的女孩,她们不约而同地把自己有色无色的眼镜顶在额头以上的部位,以显示她们的纯情,活泼,可爱。哎,这又何必呢?

天突然下雨了,仿佛对我一天的毫无所获不满。刚开始街上的行人还是很多,可是过了一会儿,雨越下越大,街上的行人一眨眼就少了很多,就连刚才那帮挤公交车的忙人也都少得可怜,只有零星的几个人撑着雨伞站在公交车的站台下躲雨。奇怪啊,人都去哪了?我对老天一点都不满,因为我今天不仅没带雨伞,而且衣服也穿得特别少,原本打算逛街的计划,现在又泡汤了。真是人到不幸时,天也不饶人,好在天无绝人之路,地上不行,地下行。

我走进王府井的地铁站,买了一张去西直门的地铁票,匆匆忙忙地走进候车站台,才发现原来街上的那帮所谓的“忙人”,全都跑到地下来了。自然,我就站在了离地铁比较远的地方,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,而且个个精神抖擞,不像我这样狼狽不堪。看样子,小寒说的“北京人能看云识天气”原来是真的。

地铁一到,一帮人就匆匆地出,一帮人又匆匆地进,我就靠前了一点;地铁又一到,一帮人又匆匆地出,一帮人又匆匆地

进,我就又靠前了一点,如此往复了好几遍,总算下一趟地铁轮到我了。

“你干吗?没见过美女吗?色鬼!”一个女人大叫一声。

天哪,有哪个不要脸的女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敢自称“美女”,看样子她真的是不想活了。我好奇地顺声望去,我身边的人也跟我一样,想看看那个自称为“美女”的女人,到底能让多少人流口水,更想找出那个倒霉蛋是谁?

她,细直优美的长腿,超短牛仔迷你裙,樱红颧领雪纺浅绿色背心,柔情似水的眼睛好像蒙了一层白雾,深情款款而又含情脉脉,高挺的鼻梁,粉红色的嘴唇,梳着短短的马尾辫,身体凹凸平衡恰到好处,用黄金分割点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,绝对男人心目中的标准恋人,绝对女人中的佼佼者,显然是超白金一代对男人具有致命杀伤力的美女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没有看。”一个秃头的中年男人穿着狼牌休闲西装,挺直腰杆说。仿佛电视广告中的那句经典广告词“男人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”,就是为他量身制作的。

“那你现在在看什么?”女孩愤怒地狂吼一声,她旁边的人吓得直往后退,都不敢直视她。他们各自假装忙着各自的事,有的把双手无聊地插入裤袋,有的则摸摸腋下的皮包,有的干脆东张西望……这就好比地上有一百块钱,人人都看见了,都碍不下面子,不敢捡,心里却又想要。

那个中年人好像应付她这种刁难野蛮的女人很有经验,不慌不忙地低着头直往人群中钻。她则怒气冲冲地摸了摸胸前的帆布背包带继续向前走,她面前的男士则不约而同地往两边退,主动为她让道。一群经不起恐吓的男人,哎,男人世界的悲哀啊。我感叹地摇了摇头,也许是因为多年前与漂亮女友分手

的缘故，我对漂亮的女生特别反感，自然就不想让道。她是一路走来，满脸怒气，好像全中国五六亿男人都不是男人一样，我心里特别撮火。眼看着她一步步的，就快要逼近我了，我的右眼皮突然跳了一下。糟了，看样子我今天又会有火光之灾。

还好，地铁终于来了，在她距离我三米远的地方，我终于走进了地铁。“哈哈，我没有让步。”我在心里窃喜，“我也算是男人中的男人了吧。”她也跟了进来，站在我的前边，距离我不到40厘米。我能闻到她身上的那股清香的茉莉花香水味，让人感觉清心舒畅。她安静的时候，的确很具有杀伤力，但对于我这根枯木来说，她顶多只是一根葱花，中看不中用，可不知为何，我的右眼皮又跳了一下。该死，我今天什么地方得罪人啦，竟然有人诅咒我。

突然，地铁一刹车，我身不由己情不自禁地往前靠。不好，我的脸碰到了她的头，她转过身来，我的嘴唇又碰到了她的脸。糟了，我赶紧把脸抽回来。

“对……”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只见“啪”的一掌，她的右手五指掌狠狠地打在我的脸上，我的脸一红，眼前一片漆黑，接着是满天的星星在我眼前飘来飘去，然后是听见车厢内的一群人“哈哈”大笑。

“喂，小姐，你好像有点很过分。”我顿时醒悟过来，明白了发生的一切，生气地看着她说。

“很过分”，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，“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吻我，这就不过分了？”

“你以为我想吗？那都是刹车时的惯性。”

“惯性？”她两眼一眯，瞄着我，用左手的食指指着她身边一个又一个男士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为什么他能控制，他又能控制，

他还能控制……”最后指着我说，“为什么你就不能控制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我也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

“你分明就想趁着刹车吃我豆腐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，还你什么你？你这种人我见多了。”她把左手放下，摸摸胸前的帆布背包带继续说，“别以为戴着一副破眼镜就装斯文，”车厢里的男士们赶紧把眼镜取下来，“别以为拿着公文包上班就装白领，”车厢里的男士们又赶紧把公文包放在身后。

“你……”我到站了，说，“你给我记住，戴眼镜不是为了装斯文，是生活的需要，提着公文包不是为了装白领，是工作的需要。”我赶紧走出了车厢，转过身，看着她继续说，“不是每个男士都喜欢辣妹美女的，比如我就是其中的一个，所以，刚才的一切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对不起，至于你的言行如何，上天自知公道，拜拜啰，小姐。”

“你给我站住！”她大吼一声，“你敢教训我，你敢叫我小姐……”

地铁的车厢门在她的愤怒中关了，我隔着玻璃门看见她动着嘴巴，好像是在骂我什么，我却装酷似的，当什么也没听见，在她面前轻松一转身，挥了挥手走了。

回到小寒家。小寒是我大学时期的死党，二十四岁，身高 1.72 米，爱好看电影，超级爱好踢足球。虽然中国国家足球队差到连仲永都称不上了，就别说伤仲永了，但他还是执迷不悟地在足球上疯狂堕落。我们在南技院读书时，他一向是自命潇洒，花钱如流水的花花公子。

追求方圆的时候，我一直是他的情场见习参谋长。在我们的精心谋划之下，一场惨烈的爱情攻防战开始了。他像希特勒

# 西告小说

在欧洲战场上一样，所有的情敌全部纷纷倒下，就连学院有名的情场“四圣”都无一幸免。因此，他取了个鼎鼎大名的网名，叫“情场杀手希特勒”，一看就让人受不了，倒胃口。

自然，方圆在他的强大攻势之下，渐渐放下了防卫，最后终于被他征服了。因此，每次小寒一见到我就感叹万分。

“刘雨，你真是好人，你真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你……”

“停，”我用双手在他面前做了一个停的手势，“你不用好好谢谢我，你只要以后后悔了，不要陷害我，我就心满意足了，还有就是真心实意待方圆……”

“你放心吧，”他转过身去，看着墙上方圆的照片，说，“方圆，我小寒对天发誓，这辈子爱你一生一世，海枯石烂，至死不渝……”

“又是这些老情话，我都听你说过N遍了。”

哎，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拿着上课的《材料力学》课本走出宿舍“上帝啊，原谅我把一个纯情的少女送入虎口吧，阿门，宽恕我吧。”我说完在自己的头上和胸前用右手画了一个十字架。

他追了上来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向她发誓了。”

偶尔，小寒在晚上睡觉时会说梦话，而且一定与当时流行的电脑游戏有关。有一天，我的一个朋友来到宿舍找我，小寒又在梦里说：“咳，你好，我要AK47。”吓得我的朋友撒腿就跑。

我叫刘雨，今年二十四岁，三年前毕业于南宁职业技术学院，简称“南技院”。毕业时，我跟随留南大军到处奔波找工作，

也许是因为在南宁生活习惯了，也许是因为南宁有我的恋恋风情吧，也许是因为我害怕回到那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地方，也许是因为我想在那里再找回原来的我，也许是因为我更想在南宁证明点什么给冰雨看吧。

冰雨还是走了，很简单，我太过执著了。她走时的那句：“也许你是对的，但最终你是错的。”宣判了我俩六年恋情的死刑。这也使我明白：时间长了，环境变了，爱情也就淡了，相爱的人也就经不起风浪了。

小寒北上回家，因为家在北京，父亲又在北京某城建集团担任总经理。自然，他的工作就根本不用操心，还时不时动摇我留南的意志，要我与他一直北上，原因是冰雨也在北京的某某大学读书。最终他还是没有说服我，很遗憾地离开了南宁，而我仍然在茫茫的人海中寻找工作。终于“黄天不负有心人”，我在南宁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，做助理建筑工程师，听起来好像挺不错，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替工程师跑腿的杂工。

我在公司努力工作了三年，最后终于爬上了建筑工程师的位子，把“助理”两个字狠狠地扔进了垃圾桶里。正当我有出头之日时，小寒又打来电话说：“刘雨，昨晚我爷爷托梦给我，说你所在的公司很快就要破产了，你还是快来北京工作吧？”

“乌鸦嘴，我刚混上建筑工程师，你就诅咒我，你想害死我吗？”

“不是的……”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，“是真的。”

“你别说了，我工作很忙，没有时间跟你瞎聊，拜拜。”我气愤地挂断了电话。

我很害怕小寒说这种话，因为让活着的我去听死去的人的

话,我一想起来就毛骨悚然。可公司的老板像是被他爷爷下了浆头一样,经常在重大的决策上出笨招;再接着又因公司的建筑材料问题,老板被公安机关调查;再接着一连几个不利的工地事故,又让公司的名誉落地。此后,公司的经营状况日渐西下,不久就倒闭了。公司的老板也因此一蹶不振,提前20年告老还乡了。我与同事们为老板痛苦了两三天之后,第四天我突然良心发现,不再做那无聊的好事,决定另谋生路。

我找遍了整个南宁,依然没有一家公司对我感兴趣。于是,我不得不为了谋生而另寻他地。俗话说:“一人搞电脑,全家上网找;一人炒股票,全家跟着跳;一人干银行,全家帮倒忙;一人卖保险,全家不要脸。”而我的同事在失业一个月之后,有的转行做金融,有的转行做电脑,有的转行炒股票,更有的转行做保险等等。反正是五花八门,各显神通,各谋其生。而这些工作我都不想干,因为我不能拿我的专业开玩笑,更心疼爸妈给我的血汗钱花在这个专业上,没有一点成就,就转行了,多可惜啊。因此,我死也不愿意转行。我在南宁工作了三年之后,又回到了大学毕业时,那个窘迫的年代。而在南宁那股失业的潮水是一涨再涨,真是让我感觉“天要亡我,造化弄人”。

不知道小寒从哪里得知我失业的消息,立刻给我打来电话,叫我北上抗失。不是因为北京是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繁荣中心,也不是因为我的初恋情人在北京,而是因为他爷爷说我北上能走好运,什么逻辑吗?但是也好,反正我现在是留在南宁已经没有希望,倒不如去北京看看,说不定还真如小寒他爷爷所说的那样,柳暗花明又一村呢?

于是,我从农行里取出了自己的最后一个月工资,踏上了北上的火车,实现了小寒他爷爷的心愿。我来到北京西站,走下

火车。果然闻名不如一见，一个字“乱”。我一走出火车站，老远就看见一个木板的白纸上写着大黑体正楷字：“Welcome to beijing, 刘雨”

知道的是接人，不知道的，还以为又是哪个假洋鬼子回来了。我走了过去，看见小寒和方圆手拉着手地聊着，我向前走了两步，他们没看见我，我再向前走了两步，他们还是没看见我，于是，我干脆走到了他们前面，他们竟然还没有看见我。

“太夸张了吧？你是来接我还是来接她？”我很无奈地再向前迈了两步说：“喂，小子，怎么一点儿接人的敬业精神也没有啊？”

“喂，你来了，也不打声招呼？”

“打招呼？你是来接我的，要我打招呼，这太离谱了吧？”

“哦，对不起，我忘了。”

“我就知道，你有了女人忘了朋友。”

“哪里。”小寒狡辩说。

方圆则在一旁偷偷地笑，跟方圆寒暄了几句，就跟小寒坐车回家了。

本来不想住在他家，但是他家的热情似火，我实在无法抗拒，也只好难为自己待在他家了。

“我住哪里？”我不好意思地问小寒。

“你就住这间。”他用手轻轻地推开门，指着那间房间说。

我跟着小寒走进房间，古色古香的木制床，木制书柜，精心雕刻的四方龙椅。我一看就明白：能睡这间房间的主人，一定是他家的老大。

“那这间房子的主人他睡哪？”

“他已经用不着了。”

# □ □ 西告小说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十年前就已经不睡了。”

“你是说这房间已经十年没人住过了？”我说出这句话时，全身打了个寒战，心里有些紧张地问，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爷爷十年前就已经去世了，而且我爷爷还托梦给我，说你在这里睡上几天一定会时来运转的。”

“他什么时候说的？”

“前些天托梦说的。”

“不会吧？”

“他还说……”

我赶紧伸出右手捂住他的嘴说：“别说了，能不能换一间？”

“不可以，”他掰开我的右手继续说，“我爷爷还说他今晚想见你。”

“就在这里？”我很惊讶地问。

“是啊，所以你今晚就只能住在这里。”

“喂，小寒，你不要跟我开这种鬼玩笑，好不好，我们都老大不小了。”

“我可没有跟你开玩笑。”

“你不是真的叫我今晚住在这里吧？”

“是的，我可是认真的，我爷爷也是认真的。”

“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吗？”我鼓起男子汉应有的勇气，挺直腰杆说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没有其他商量的余地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好吧,既然你和你爷爷都那么执著,我今晚也只好勉为其难见见他啰,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?”

“不过吓着你的爷爷,我可不负责任哦?”

“行,行,行……”他高兴地笑着拍了一下我的肩膀。

晚上,我关了灯,躺在他爷爷的床上,总觉得有人在床边看着我。我从床上爬起来,拉开灯,可什么也没有看见。我关上灯,躺在床上,又感觉有人在看我。我又从床上爬起来拉开灯,仍然什么也没看见。于是我又关上了灯,躺在了床上,如此,往复了几次,我在北京的第一个美妙的晚上,就这样白白地让我给浪费了。

刚来北京,在小寒和方圆的热情款待之下,我有气无心地玩了几天,装了几天气。其实,我心里只想找个工作。后来,我经过几天的面试失败之后,顿时醒悟过来,原来北京也不是一个好混的地方。

第二天早上,我走到东直门地铁站,一想起昨天无缘无故挨了一巴掌,心里就不高兴,心情自然也就降到了极点。

我走到地面,站在107路公交车站的站台边,准备搭公交车去西单北大街北京某建筑工程顾问有限公司面试。在公交车上,虽然有点挤,但总算还算安静,最关键的是没有那么多无理取闹的女人,心情自然就好了很多。在西单我下了车,过了无人行道的马路,再向左走了100米,问了两三次交通协管员,最后终于找到了北京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,在太平洋人寿保险大厦A座7楼403室。

我一走进这座雄伟的大厦,就感觉进入了上流社会。这里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穿戴整齐,彬彬有礼,落落大方。我走进电

# 广告小说

梯里按了一下7键,电梯就自动关门往上升,走出电梯,老远就看见7楼403室门口排了一条长长的队伍。比起今天的这队人马,昨天的那队人马真是小巫见大巫。可见,这家公司的效益一定好得不得了。哈哈,有我刘雨在,你们就死定了,我狡诈地奸笑了几声,但那美好的一切似乎离我还很遥远。我找了个空座位,坐了下来。

不知不觉,我在外面等了3个多小时,还没能轮到我,真是让人心急啊。最后终于轮到我去面试了,我敲了敲门,走进了总经理的办公室。一眼就看见五个爸爸级的老古董,个个像看珍稀动物似的看着我。我的心里有点紧张,心“扑通、扑通……”地快跳出来了。

“请坐,来者贵姓?”一个身穿黑色西服,头发花白,戴着黑色大框眼镜,打着红色领带的人,双手拿着我的资料问。

“本人姓刘,名雨,叫我刘雨或小刘都可以。”我坐下正视着他们,感觉像是挨老爸狠批,不过来也来了,还能怎么样,死硬着头皮上吧。

“刘雨,你好,欢迎你来本公司面试。”

“谢谢。”说这句话时,我的声音有点颤抖,发音不准像唱京剧似的颤抖了两下。

“你是从哪里得知我们公司招聘信息的?”

“从报纸上的招聘栏上看到的。”

“你为什么来我们公司面试?”

废话,我要是找到工作能来你们公司面试吗?不过应聘的时候怎么能这么说毕竟是吃别人的饭吗?所以,我装笑脸说:“因为我不知道除了建筑这行,我还能做什么,而且我也想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,二十多岁的我不想让父母再担心。”

“你觉得自己有信心担任这份工作吗？”

“我想我应该有信心，但我更希望在工作中能够不断地学习更新知识，与公司职员加强磋商，确立真诚、友好、相互信任、相互支持、共同发展的朋友关系，与公司同呼吸，共命运，为创造一个持久稳定，繁荣昌盛的公司而共同努力。”

我想这是我一生最大最长的谎言了，因为我以前一下子只骗一个，而现在一下子要骗五个，好有挑战性。

“你觉得你与其他应聘人员竞争同一个职位，你有什么优越性吗？”

优越性，我的天哪，说谎心里真难受，还是说句实话吧，死就死了。

“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与某个人竞争同一个职位而来面试，这也不是我的本意，我想我能干好这份工作，但我并没有信心能够得到你们的聘用，所以我来了，除此之外没有多想。”

于是整个面试室突然静了下来，个个好奇地睁大眼睛看着我，然后他们又小声地商议了一下，最后，一个身穿黄色西服的人说：“好吧，明天你就来上班吧，不过试用期为三个月，OK？”

“OK。”我高兴地应了一声。

“顺便换套西装。”另一个身穿深色西服的中年人说。

“谢谢，我明天会穿正式一点，准时来上班的。”

我走出面试会场，差点儿跳了起来，真是想不到，头回说实话就有这么好的回报。下回，打死我也不说谎了，真是令人兴奋的时刻，经过一个月的失业痛苦，我又找到了工作，职位同样是助理工程师，不过这回我可发达了。

我走出公司，不知不觉就来到了西单地铁站。我犹豫了一下，今天是高兴的一天，我不能让这个美丽的时刻有所感伤。于